

又到桔橙飘香时

■徐向东(通山)

霜降节气过后,家乡秋的味道一天比一天厚重,漫山遍野黄澄澄的一片片。桔园除了清新泥土气息,满园弥漫着桔橙香甜味,秋风裹着香甜味,恰是农家幸福的味道。

采桔是忙秋的开始。天一放亮,通往桔园路上有点拥挤,大伙挑着箩筐婆娑阔步前行,都怕耽搁一会儿工夫。

踏入桔园,草从水珠早已打湿了鞋袜,桔园齐刷刷“咔嚓”剪果声,唤醒沉默的果园。剪果声悦耳,说笑声柔和,在林间此起彼伏,好像奏响了丰收乐章,这正是桔农一年最得意的时刻。

父亲长满老茧的双手,一手持剪,一手抚果,摸着带有露水珠的果子,果皮特别润滑,像抚摸着小孩圆脸蛋。桔农灵巧的双手不停地轮番采摘,大约个把钟头后,整个箩筐都盛满了鲜果。挑桔下山是个力气活,步子要快还得稳,收获桔子,也该是人们出力出汗的季节。他们自制的竹扁担尺寸得体,弹力极好,挑在肩上脚步显得格外轻盈,遇到坡下岭上,扁担贴在肩上随着步伐一上一下,忽闪忽闪地发出轻微吱吱声,满箩桔子挑在肩上是一种快乐享受。一天下来,山上山下,来来回回,不低于二三十趟,即使扁担挑着喘不过气来,大伙还是呲齿相迎。三春不如一秋累,大伙肩膀红了,扁担

弯了,鞋底破了,苦累掩不住丰收的喜悦,不管身体有多疲惫,采完了一坡又一坡,挑走了一坞,还惦记下一坞,实在奈何不了满山黄澄澄的诱惑,心底下透出丝丝惬意。

父亲一边采摘一边聊起家乡桔橙发展史,更值得一提的是,早些年,政府部门引导桔农开荒建园,从一棵苗一片园栽起。起初,桔农怕种桔效益来得慢,一时主意不定。随后,县乡两级出台扶持政策如春风化雨,喜降甘露,很快得到桔农响应,桔农热情空前高涨,频频出现干部带着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感人场面。

想当初,种植技术滞后,桔园防虫治病,桔农脑海一片空白,农技人员又担心桔农为技术短板犯愁,连忙把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科普常识让大伙听得懂用得上,种桔疑难杂症当众迎刃而解。人们常说,双扶点燃了桔农希望火种,改变着库区桔农前途命运。

眼下,又逢乡村振兴序幕全面拉开,家乡桔橙传统产业又赶上好时光,做好桔橙文章又是主心骨,为振兴桔橙产业发展插上腾飞翅膀。家人世代与桔橙结下不解之缘,对桔树心心念念,依旧视它为“发财树”、“造化树”,建好一片桔园,好比打造一所“绿色银行”,守桔园就是守财护源。

转入秋后,气温骤变。桔农最怕变化无常的秋风,嘴里唠叨不停,秋收等靠不起,懒散不得,担心寒流伤及果子,此前,要在无情的寒流未到之际,人们捷足先登,把满园果子采摘贮藏好。连往日淘气的顽童也闲不住,挑着,提着,柔嫩的小手多采摘一个果子,内心多一分成就感,与大人们一样把笑意流露在脸上,一起分享幸福的喜悦。

稍不注意,人们把通往桔园的山路铺成“黄金路”,满箩桔子装扮成“黄金箩”,农家堂屋小院装贴成“黄金屋”,人们真切体验到金黄色日子的滋味,仿佛奔驰在小康生活的金色大道上。

忙好秋事,随便走进一家宽敞院落,黄灿灿的桔子堆积如山,几乎家家都被桔子围得水泄不通。家乡桔子天生丽质,肤色金黄,味道芬芳,吃上一瓣桔子,清香四溢,甜中微酸,桔肉入口即化,桔汁香甜解渴,人们喜欢称它“吉祥果”。

放眼望去,家乡码头色彩不再单一,早被那桔子染成黄金河岸,诸多船家不分昼夜,满载果子在宽阔的河面穿梭着,忙碌着。橙黄的色调成了桔农生活的灵魂,是他们所追求的民生福祉,黄色也象征富贵,更是烙印在桔农心里的好彩头,甜蜜事业缔造出了库区人民幸福生活。

90年峥嵘岁月

■李春元(温泉)

有一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我而言却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幸福的今天。

我叫李春元,今年90岁,是咸宁市军休所退休干部。我想说说党对我培养的一些往事。我出生江西省丰城市上坊镇坪湖李家村,父亲叫李则祯,读过一年私塾,精通文墨,忠厚、老实、勤奋,是典型的农民;母亲叫熊品秀,未读过书,聪明贤惠,心地善良。父母的忠厚善良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小学和中学求学时,放寒暑假回家要帮父母干农活,放牛砍柴、插秧、割稻子等农活我都会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鸭绿江畔,美国企图扼杀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我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1951年元月,我就读的丰城县立中学,号召青年学生踊跃参军,保卫国家。我报名后于1951年2月1日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3个月政治学习,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军医学院医疗系,1953年1月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195陆军医院任军医,1955年和1961年医院又分别送我到天津总医院胸科麻痺和西安第四军大学进修心肺疾病的诊疗。因此,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成为医院的技术骨干,并于1959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由住院军医晋升为主治军医,1969年提升为胸外科主任。

1971年秋,我调入第195陆军医院任外科主任,我决心为党干一番事业时,却身体状况很不好,检出多种消化道疾病,先后做了多次全切除,肝左叶切除、胆囊切除和胃肠改道等手术,这些手术都是在技术水平较高的武汉军区总医院实施的。

1976年组织批准我因病退休,那时我才43岁,对今后如何实现个人价值而感到彷徨。这时,我想到了雷锋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名言。我想应该退休不能退志,共产党员有履行党员义务不能变。我一技之长,尚可为党做些工作。没过几天,我去医务处王世英主任要求去门诊部坐诊,无偿的在医院义务工作了19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英、日两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和笔译英、日文的原版科技资料,在《国外医学》系列期刊上发表译文,550余篇,共计约26万字,将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介绍给国内医界同仁参考。

1976年医院成立的腺素研制攻关小组,胸腺素是一种免疫调节剂。我是小组成员之一,负责收录和翻译该药的外文资料。经过10年努力该药研制成功,并用于临床治疗病人,198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进步奖。1995—1996年我受聘于华中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任客座教授,参与国家教委下达的“八五”攻关课题——《植物细胞培养生产紫杉醇》的研究,我负责翻译紫杉醇的外文资料。紫杉醇是一种新的抗癌药,该系于1996年10月研制成功,国家教委验收合格。

我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三个小孩都很优秀。大女儿是中共党员,退休前是解放军一九三医院的幼儿园老师。二女儿在武汉火车司机学校毕业后为武汉铁路局武南机务段的技术工人,退休后在武汉定居。三儿是中共党员,1985年从部队退役后在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明年也将退休。三个孩子都很孝顺,每年冬天和夏天会给我们买时令衣服,平时会买我们喜欢的东西,逢年过节还会给我们买酒。我不抽烟,每天喝一、二两的酒,三年前我告诉他们不要再给我买酒,家里的酒都放不下了。二女儿在武汉也很惦念我们,因为疫情影响,不能回来看望,但经常有电话问候。老伴常年腰腿痛,左膝做了人工关节置换,走路和做家务都很困难,一些较重的家务活都由我承担。2021年冬我家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她叫李珍娣,1969年出生,帮助我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她聪明能干,工作踏实、待人和善,讲诚信,像对待自己的父母般对待我们。和她在一起心情舒畅和快乐,为我和老伴幸福感加分不少。

如今我和老伴住在军休所的宿舍内。我的爱好是读书看报。我雷打不动地去阅览室取报看报。书报上的好文章我会抄写下来,或写下我的感想。晚上我会按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新闻联播和中文国际频道的海峡两岸和今日关注等节目。

岁月匆匆,人生短暂,90岁的光阴转眼即逝,回忆往事,我感觉时光美好,晚年幸福和快乐,所有这一切都是党的政策好。在欢庆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日子里,感想万千,归根结底一句话: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国家就会繁荣富强,人们就会幸福安康。

故乡有个美丽传说

■许爱琼(嘉鱼)

我出生在湖北嘉鱼陆溪镇的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庄叫官洲村。此地人丁兴旺,土地肥沃,盛产玉米和水稻。这里的男人豪气冲天、霸气十足,这里的女人天生丽质、妩媚动人。也难怪,历史上,官洲有“龙脉之地”之称。

古时候,官洲这个地方原本是一片荒洲,并无人烟。洲上芳草萋萋,芦苇荡漾,无边无际。荒洲边上有一条河流直通长江。河流的南岸是一片长满青竹的山岭,叫南竹岭。

有一年的春天,一位英俊的后生划着木船途经荒洲,见这里春风拂面,草色青青,芦苇摇曳,花朵绽放。被深深吸引,便驻足观望。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西落斜阳,他便将船停靠岸边,决定在此停留一晚,明早赶路。在春色融融的夜晚,他酣然入睡。梦中他站在一片广阔的田野,金色的稻浪此起彼伏,涌向他的身边,涌向他身边的还有一位美丽的姑娘……梦中醒来,天色已大亮,但见那位梦中的姑娘在岸边

浣洗衣裳。姑娘细腰,瓜子脸,大眼睛,乌黑的长辫甩在脑后,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她上前向后生行了个礼,道:本姑娘叫胡媚,流落到此,望与公子相伴一生。后生望着眼前的姑娘,回想梦中的一切,知道这是上苍的恩赐,便跪地深深叩谢。之后,后生与胡媚姑娘留在了荒洲,开荒种地,养儿育女,一代又一代。再后来,更多的人来到荒洲居住,曾经的芦苇荡变作了遍地绿禾和稻谷满仓。

说来也怪,荒洲上种出的稻谷就是不一样,不仅谷粒饱满,稻色金黄,而且煮出的米饭香喷喷,口感极佳。官府知道后,将稻米进贡给朝廷,皇上吃了进贡的稻米饭,龙颜大悦,下旨将荒洲命名为“官洲”,此处生产的稻米为朝廷的专供米。从此,小小的官洲名扬四方。

到了清朝末年,官洲出现了“四霸”,即黄、尹、吕、王四大姓各霸一方。有一年他们为了争夺田地,大打出手,竟然将官洲的“始祖”胡媚夫妇的坟墓挖开。那一年,官



洲的水稻遭受蝗虫为害,颗粒无收。再后来,官洲产出的粮食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人们说,是“四霸”挖断了龙脉。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因了这个美丽传说,现如今,我们官洲人续接龙脉,奋发图强,辛勤耕耘,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描绘着灿烂的图景!

■夏康全(温泉)

岳父的心思

岳父今年82岁,精神矍铄,除大腿摔得有点行走不便外,身上其他零件均好,我们甚为欣慰。

我们每次回家,老人都非常高兴,我陪他下棋,他女儿检查(实为欣赏和督促)他的日记。他对写日记颇为骄傲,他说我一个初小毕业生,已过耄耋之年,还能坚持写日记,有时还能写点四言八句的打油诗,不要说你们为我点赞,就是我自己都想为自己点赞。说完,会露出一点点自信而诙谐的笑意。

当然谈论最多的还是关于我写的那本《花香挤进窗》的书,他说他已经从头至尾看了三、四遍,个别篇章甚至看了十来遍。还说把书常放在身边,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翻翻。

这次回家,他从沙发上拿起那本书,递给我看。我颇有些感动,他把我的书当作宝物对待,特别珍爱,用一张厚厚的挂历纸将书包得平平整整,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怕包装纸和书的封面不烫帖,还上了胶,硬邦邦的,把一本普通包装的书变成了精包装的书。

我翻开书,除少数页面有折痕外,内页完整无损。页与页之间比较疏松,无疑是被多次翻阅过。

岳父说书中写“花香之人”的那一组文章,特别爱看,写了三位母亲,每一位母亲都很朴实,很伟大,很感人。

《泪水浇灌的母爱》写的是生母,生母被迫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别人,在送走儿子的那一天,母亲先给儿子喂饱奶,然后把儿子抱得紧紧的,生怕别人抢走。当养父用力从母亲怀里抱走儿子时,母亲一路追赶,直到看不到了人影,才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看那段文字,令人心碎,让人跟着母亲一块流泪。

《阳光母爱》写的是养母,养母有个独生女,且是养母的命根子。但为了“我”(过继给养母的儿子),养母第一次狠狠地揍了她。作为常人,对待亲生和过继是有区别的,重亲生,轻过继,但养母却恰恰相反,把更多的呵护和关爱给了弱小的、过继的“我”。写养母的文字虽然通俗,却写出了母亲的伟大和高尚,让人感到温暖而萌发出无私的爱。

《忆岳母》写了一段母女情。当岳母的身体越来越差,感觉不久将离开人世时,便在一个沉寂的夜晚,把三个女儿叫到她身边,每人递给一个信封,然后缓缓地说:感谢

老天爷,让我们做了一回母女。母亲虽然能力有限,但也不能白做母亲,信封里是一千元钱,给你们,算是我们母女的情分。你们虽然出身寒门,但在母亲的心里,你们永远是千金大小姐!书中的这段文字不说母亲看了也忍不住潸然泪下。岳父在说这段话时,声音也有些哽咽。

岳父还评说了书中其他的一些篇章,有些细节我都忘记了,但岳父说得清清楚楚,如在眼前。

自己写的书,虽然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且已入选文学类推荐作品,再版重印,由出版社推荐给省级各大图书馆馆藏,但自己也深知作品离文质兼美的要求还甚远。岳父之所以珍藏好,细读致,反复讲,或许就是希望我不要轻易放下手中的笔,经常写点“豆腐块”。

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休息后,确实就想此搁笔。既然老人有如此心思,还得把生活的点点滴滴做些记录,虽然成不了一滴水,折射出阳光的灿烂,但或许能成为阴凉处的一颗露珠,在草叶上摇曳,散发出一丝丝的滋润和清凉。